

澤州萬象

近日，《澤州萬象——山西晉城古代彩塑壁畫藝術文物展》在太原市博物館開展。晉城古稱澤州，自古盛產琉璃、彩塑，可追溯到唐代。作為古建築的重要裝飾，晉城古壁畫也具有悠久的藝術和歷史價值。圖為小朋友被展出的文物吸引。

市井萬象

中新社



同乘這一趟藝文快車

經過一個多月的試業，香港故宮文創禮品店「ART EXPRESS by商務印書館」日前舉辦開幕典禮。十分幸運，從初始階段即參與這間文創店的设计、布局及選品種種，最終見到開業後人潮暢旺的熱鬧場面，頗感慰藉。

黛西札記 李夢

七月三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慶祝開幕一周年。短短一年間，這間坐落於維港畔西九文化區的博物館，已接待近一百三十萬人次，「香港藝文新地標」這一稱呼，實至名歸。如何在這個備受關注的藝文空間開設一間既有顏值又有品味的文創禮品店？我們與故宮館方不斷溝通，最終選擇商務印書館品牌，一則在於商務百年文化傳承的厚重歷史，另外也因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香港商務印書館即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合作，推出《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中文版六十卷，英文版十卷），可謂代表故宮博物院的重要大型叢書。另外，香港商務印書館在過去數十年間，先後出版近百種與故宮文化、明清文物歷史有關的圖書，在港澳及海外讀者中得到大量關注，可說是「最懂」故宮的出版文化機構之一。

新店面積近三千呎，分作「儲秀」「拾趣」「漱芳」「博觀」「禊賞」及「未央」六大分區，分區名稱摘自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暢銷書《故宮三寶》，皆引用紫禁城內名勝地，遙望歷史，古意盎然。店內設計風格既延續紫禁城經典元素，又以時尚簡約布局和用色加添新意。尤其搶眼的是入口處懸於天花板的朱紅色天幕，仿中式傳統屋簷造型，雖以鋁金屬製成，卻因設計精巧而不顯得厚重，遠遠望去薄如輕紗，玲瓏別致，吸引不少訪客打卡。

新店時時處處留意古今與中外交融，不論店內選品、布局和動線皆如是，店名也不例外。「ART EXPRESS by商務印書館」採用時下頗流行的命名方式，其中EXPRESS一語雙關，有「表達」和「快車」兩重意涵，希冀訪客一同乘搭藝文快車，穿梭古今中外，以藝術和文化豐盈生活。

位於香港故宮的ART EXPRESS



淮風物談 胡竹峰

人與物有緣，南朝蕭惠開不喜歡楊梅，以為只能投之籬廁。明人李笠翁愛愛楊梅，曾專門作賦，讚其汁比天漿，味同醪醴，堪稱南方第一珍果。我與楊梅緣淺，年近四十歲方才吃到，說來也沒有什麼好遺憾的。倘若屈原未能吃到橘子，懷素未能吃到竹筍，歐陽詢未能吃到鱸魚，楊凝式未能吃到韭花，蘇東坡未能吃到荔枝，如此方為大遺憾。遺憾天地間少了一股斯文，少了絕妙好辭與無雙筆墨。

以前不吃楊梅，怕其酸，以為「妖艷」，入眼有胭脂俗氣，還覺得楊梅的格不如楊梅酒。我好楊梅酒之味，更好楊梅酒之色，紅得不一樣，像火燒雲裏的物相，還有天邊朝霞裏的幾點赤忱。淺口白瓷蓋斟得滿滿楊梅燒酒，紅艷艷，是胭脂人家意味，風情如美人，令人思無邪的「美人」。



英倫漫話 江恆

從嘲笑國王和牧師，到戲弄觀眾，蘇格蘭國家圖書館最新發現的原始手稿，揭示了吟遊詩人（minstrel）在中世紀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也為外界了解這一獨特群體掀開冰山一角。

對於吟遊詩人這個稱謂，很多人並不陌生，在整個中世紀，吟遊詩人穿梭於集市、酒館和貴族大宅之間，用歌曲和故事來娛樂人們，古羅馬詩人盧卡努斯曾把他們形容為「高盧或不列顛的民族詩人和歌手」，是歐洲大陸上一份極其古老的職業。儘管吟遊詩人在西方中世紀文學中很常見，但多數來自於江湖傳說或經過藝術加工，有關他們的真實情況，史書記載有限，這也使他們披上神秘面紗。不久前，蘇格蘭國家圖書館發現一份名為《Heege Manuscript》的中世紀手稿，上面記錄了一些當時的詩歌、歌曲和故事，形象地還原了吟遊詩人的生活和工作等情況。

根據手稿的記載，吟遊詩人遊走四方，除了唱歌和講故事，他們個個是「段子手」，有時為了製造幽默效果，更會進行自我諷刺和拿觀眾開玩笑，按劍橋大學韋德博士的話說，他們取笑每個人，無論對方身份高低。比如，手稿中提到一段吟遊詩人模仿散文的布道，將觀眾稱為「被詛咒的生物」，並把國王說成「吃貨」，指他由於吃得太多，以至於有二十多頭牛從肚子裏爆出來。在韋德看來，吟遊詩人的做法有些瘋狂和具冒犯性，但也從側面反映出他們很受歡迎，沒有人會計較。更重要的是，中世紀留下來的原始文獻不多，尤顯該手稿的珍貴，特別對研究吟遊詩人大有裨益，起碼從今天英國流行的情境喜劇、脫口秀等節目中，都能找到吟遊詩人的影子。

在英國人的傳統描述中，由於minstrel這個詞是從拉丁文minister（僕人）演變而來，吟遊詩人的形象通常衣着華麗，手持魯特琴，為宮廷服務。實際上，他們和街頭藝人很像，在盎格魯-撒克遜時代的一首名為《Widsith》的敘事

竹杖與竹鞭

夏日近竹，有涼意，亦有詩意。好竹千種用，竹椅、竹筷子、竹匾、竹床、竹夫人……當然亦有竹杖和竹鞭。

和作家王祥夫交流，談及竹杖。他說，杖與拐是有區別的，低於頭頂的曰「拐」，高於頭頂的曰「杖」。拐，一般是老者或是身體不便的人才拄着，當然，民國以後，開始出現所謂的「文明棍」，也是拐的一種。

杖，就不同了，一般是家族之中，甚至是當地有威望的長者方可擁有，比如，戲曲《楊家將》中老宋太君所拄着的就是杖，龍頭，很是威嚴。

我後來留意到，在很多古畫中，也有很多老者，手持着杖，一般是竹杖，杖的上方，多彎曲狀，竹杖在手，長衫在身，拄杖的老者身姿矍鑠，一派仙風道骨，有踏遍青山人未老之意趣在。

我有一位老兄，做銅藝的，最近瞄準了做國畫中的「小人」，他做了很多拄杖老者，送我幾枚，很是有趣，拄杖者的表情慈祥，手中的拄杖用銀絲做成，惟妙惟肖，把它置於案

文化什錦 李丹崖

一筆楊梅

民間傳言，當年宋徽宗見到周邦彥寫給李師師的詞：「並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心裏五味翻陳，順手寫道「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廚空費八珍盤」兩句，有知上意者續上「人間有味俱嘗遍，只許楊梅一點酸」，一時楊梅馳名遠播。

昆明火炭梅是梅中名品，據說滋味尤勝蘇杭所產者，據說而已，我沒吃過。吃過幾次湖南懷化的楊梅，顏色紫紅透黑，像泡得濃濃的安化黑茶。

楊梅，又甜又酸，五分甜裏一分酸，酸若強弩之末，甜卻勢如破竹，甜正春風得意，酸又像簾雨濛濛。或許吃得蘇杭楊梅多了，只要見到楊梅，總讓我想起江南，哪怕是別鄉的楊梅，也生憶江南之心。

幾次在江南，遇到賣楊梅的，是村裏農家十七八歲的姑娘，簡易木桌上散放楊梅，或以竹籃盛裝，果實大且圓，顏色深紫，香味俱絕，彷彿能溢出汁水來，上面覆有零星的樹枝，枝葉新鮮。

讀來的往事，楊梅熟時，好事的紹興人

家乘坐小舫出遊，置酒艙中，岸邊有人賣楊梅與酒，彼此相望。又有人以竹籃盛楊梅為售，擺放道路上，絡繹不絕。以為唐人所稱荔枝筐，不過如此。還是讀來的往事，昆明市上常有苗家女子賣楊梅，戴頂小花帽子，穿着繡了滿幫花的扳尖鞋，坐人家階石一角，不時吆喚：「賣楊梅——」聲音嬌嬌的，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氣更加柔和了。

楊梅自古隨雨，梅雨季來了，楊梅就熟了。王安石給友人的詩稿道：「濕濕嶺雲生竹籬，冥冥江雨熟楊梅。」楊梅是夏日佳果，說來也怪，每吃楊梅，心裏獨覺春風。不知道是不是楊梅雨的連綿，楊梅滋味也連綿。一顆楊梅，唇齒之間翻滾，一汪水酸酸甜甜，彷彿九溪十八澗，七拐八繞出豐富滋味。

楊梅又稱龍睛、朱紅，其名甚肖，品種更享佳名，破梅、白梅、軟絲、東魁……可用作閒章也。有年遊園，將兩枚楊梅果子折下給女兒當簪釵來戴，紫紅如微綉球，幾瓣翠葉插在鬢間，繁麗可愛。

多面手



▲西班牙作家伊蓮內·巴列霍在《書籍秘史》一書中，生動地描述了當時吟遊詩人怎樣謀生。

詩，就記述了一位吟遊詩人如何周遊列國，憑自己的演唱才能被人喜愛。西班牙作家伊蓮內·巴列霍在《書籍秘史》一書中，生動地描述了當時吟遊詩人怎樣謀生，「他們會恰好處地停頓，製造懸念，總是在緊要關頭戛然而止，好讓僱主第二天再請他接着講。就這樣一晚上、一晚上地講下去，有時連續一個禮拜，甚至更久，直到僱主興趣索然。於是，吟遊詩人重新上路，繼續流浪，去尋找下一個庇護所。」但他們之所以能這麼做，靠的是真本事，「他們肚子裏裝着上百個神話故事，掌握傳統語言的模式，儲備了一大堆句子和萬金油似的素材，隨取隨用。有了這些枝枝蔓蔓，他們每次編出來的故事既沒走樣，又不雷同。」

據文化人類學家馬蒂亞斯·穆爾科在二十世紀初考證，以波斯尼亞吟遊詩人為例，他們能記住三十到四十首長詩，有的能記住上百首，還有的能記住高達一百四十首。他們講一回要七八個小時，跟古希臘長詩一樣，同樣的故事每回講出來的版本都不重樣。吟遊詩人有時還會趕好幾

個小時的路，去看同行表演。任何作品只消聽一遍就能自己講出來，如若喝得酩酊大醉，則要聽兩遍，於是長詩就這樣被流傳下來。

光有好腦子還遠遠不夠，更多的時候吟遊詩人需要多才多藝。美國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在《文明的故事》一書中寫道：有些吟遊詩人不僅會把故事詩改寫成滑稽劇演出，若他們的複述難度過大，使聽眾感到知識壓力時，他們很多人願意以耍把戲、翻筋斗、彎曲身體和走繩索來娛樂聽眾。吟遊詩人越來越像一個雜耍者。他們拋擲刀子、操縱傀儡戲，或表演馴服熊、人猿、馬、公雞、狗、駱駝、獅子等戲目。用杜蘭特的話說，他們什麼都能活學活用，變換自如。

有些吟遊詩人的身份很特殊，更增添了他們的傳奇色彩。按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約翰·梅西在《文學的故事》一書中的說法，吟遊詩人並不總是那些穿着華麗衣服，彈着結他的民謠歌手，他們還可能是紳士、騎士、貴族甚至是一國之君，他們創作着韻文和詩歌，把音樂當作一種高貴的技藝。

據說有「獅心王」之稱的英格蘭國王理查一世，就是一位出色的吟遊詩人，他喜歡寫詩和譜曲，為此俘獲了不少女子的芳心，其中就包括亨利六世的妹妹，兩人互生情愫，傳出不少緋聞。在《荷爾德林》中甚至提到，有時吟遊詩人會執行軍事任務，包括在交戰開始前吹號角，編寫軍隊作戰時的軍歌，以及將戰後的英勇事跡編成歌謠等工作。

可以說，吟遊詩人是非常獨特的存在，他們在娛樂大眾的同時，也推動着文化發展。

在整個歐洲大地上，南方詩人愜意抒情，像「二八佳人持象牙板唱『曉風殘月』」，而北方詩人則豪情壯志，有如「八尺關西大漢手持鐵板唱『大江東去』」，比如盎格魯-撒克遜時期最古老的敘事長詩《貝奧武夫》（Beowulf），就展現出荷馬史詩般宏偉，被代代吟遊詩人口耳相傳成曠世經典。正如美國歷史學家菲利普·邁爾斯所言，吟遊詩人的詩句唱遍每一片土地，幾乎激發了所有歐洲人的早期詩歌。

結交最與芒鞋客，寄友應含華髮翁。獨有探梅時節苦，相隨江路雪茫茫。

竹杖，芒鞋，羶糞，老梅，衰翁，多麼搭。其實，衰翁未必就很衰，持着竹杖的人或許還很帥呢，老師。杖過頭頂，竹杖千秋，那感覺，是很有意思的。

竹鞭，即竹根。春日裏的竹子，從土壤裏萌生的，有兩種，一種是豎向生長，衝破土層，要麼做了竹子，要麼做了竹筍，成了別人餐桌上的菜餚；一種是橫向生長的，也就是竹鞭了，竹鞭橫向在土層中摸爬滾打，把竹子的根系做得越發旺盛。可不要小看柔弱的綠竹，他們的根系發達着呢，有時候，會伸到數十米外的土層裏。記得有一年，我們家後園的竹林，竹子的根會穿越我們的瓦屋，跑到院子裏，在春天竄出來兩根新筍，令我大開眼界。

在我幼年的印象中，竹鞭是用來教子的，誰家娃娃不努力讀書，就要被嚴父嚴母們用竹鞭在屁股上抽打，這就是別樣的「竹筍炒肉」。誰也不願意輕易去「吃」。

大學畢業以後，在一家文化公司實習，文化公司的老闆茶室裏常常放着一根竹鞭，日日摩挲把玩，乍一看，還以為，這家公司老總很嚴厲，凡是有違反公司紀律的，一概竹鞭伺候呢，實則，竹鞭早已成為文人的新寵。

唐朝時，劉禹錫就寫有《酬元九侍御贈壁竹鞭長句》：碧玉根生在林，美人相贈比雙金。初開鄂客城封後，想見巴山冰雪深。多節本懷端直性，露青猶有歲寒心。

碧玉，孤根，注定是孤獨冷艷的，好朋友贈來，情比金堅，更比金貴，竹鞭相贈，是不可以稱之為「竹鞭之友」呢，這不好聽，但是，寓意倒是很好的。

由此足見，竹鞭當時作為文人之間相互贈予的禮品或玩物，是極其風雅的。由體罰娃娃的工具，或者稱之為「教具」吧，再到文房雅物，我所認識的竹鞭在改變，其實，竹鞭就是竹鞭，只不過人賦予了它不一樣的用途。這就好比有人用牙籤剔牙，有人卻可以用它來吃水果。